联合国 S/PV.4714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四七一四次会议

2003年3月7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法尔先生	（几内亚）
成员：	安哥拉	奇科蒂先生
	保加利亚	塔夫罗夫先生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智利	阿尔韦亚尔・巴伦苏埃拉夫人
	中国	唐家璇先生
	法国	加卢佐・德维尔潘先生
	德国	费舍尔先生
	墨西哥	德尔贝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凡诺夫先生
	西班牙	帕拉西奥・巴列莱尔松迪女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沙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斯特劳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威尔先生

议程项目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秘书长的说明（S/2003/232）

03-27075 (C)

上午 10 时 35 分开会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 3 月份第一次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向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费舍尔先生阁下表示感谢，他在上个月领导了安理会的重要审议。

我也谨代表安理会向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普鲁伊格先生阁下表示感谢，他在 2003 年 2 月担任了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确信，我可以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深切感谢普鲁伊格大使以高超的外交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

秘书长的说明（S/2003/232）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伊拉克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勒杜里先生（伊拉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布利克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在会前磋商过程中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先生参加会议。

就这样决定。

请巴拉迪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参加这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会前磋商达成的谅解举行会议的。

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有 S/2003/232 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的一份说明，这份说明转交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第 12 份季度报告。

此外，我谨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 2003 年 3 月 3 日马来西亚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S/2003/246 号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先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先生的情况介绍。

下面请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先生发言。

布利克斯先生（*以英语发言*）：近三年来，我每个季度都到安全理事会提交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的报告。这些报告叙述我们为恢复伊拉克武检活动做的许多准备活动。第 12 份季度报告(S/2003/232，附件)第一次叙述了三个月的武检工作。武检工作是在停止四年之后进行的。这份报告是在十天前拟定的，此后又发生了若干重要事件。今天的发言将在这些方面补充现在分发的那份报告，使安理会了解最新情况。

伊拉克武检活动于 2002 年 11 月 27 日恢复。关于这个进程，尤其是关于迅速进入场地问题，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毫无疑问，比 1991 年至 1998 年期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委会)遇到的困难少很多。这很可能是外部强大压力的结果。

巴拉迪先生和我在巴格达举行的会议解决了我们在维也纳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的会谈没有解决或者第 1441（2002)号决议没有解决的某些切实问题。伊拉克方面最初对禁飞区的直升飞机和空中侦察机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但这并不是说，武检工作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现阶段，我们能够在伊拉克全境进行专业的、不需事先通知的武检活动，并且增加了空中侦察活动。

美国U-2和法国幻象侦察机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这补充了卫星图片，不久我们将能够利用俄罗斯联邦提供的飞机，增加夜视能力。此外，通过德国提供的无人驾驶飞机，我们将增加低空飞行、近地面的侦察能力。我们不仅感谢那些向我们提供这些宝贵工具的国家，而且感谢那些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这些飞机的国家，其中包括最近同意这样做的塞浦路斯。

伊拉克具有高度发达的行政系统，它应该能够提供关于其违禁武器方案的更多文件。迄今为止，已发现并且在我们开始武检活动后向我们提交的这种文件不多。伊拉克于 2002 年 12 月 7 日提出的申报文件并没有提出新的文献，这使人失望。我希望，在这方面开展的活动——包括任命一个政府委员会——将产生重大结果。如果违禁武器被认为下落不明，最需要的是提供可信的说明——或者如果违禁武器仍然存在，则拿出这些武器。

如果没有原始文件，约谈那些掌握有关情况并经历过有关事情的人士是获得证据的另一种办法。监核视委的档案中有这些人的姓名，他们是我们要约谈的对象。在过去一个月里，伊拉克向我们提供了可以提供有关资料的许多人的姓名，其中尤其包括参加过 1991 年单方面销毁生物和化学武器和违禁导弹各阶段活动的人士的姓名。

提供这些名单引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参加过单方面销毁工作的人，竟然存在如此详细的资料，毫无疑问，也应该存在关于各被销毁武器数量和其他数据的记录。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可以提供有关证人，那么更需要以某种方式以及在某些地方进行约谈，这些方式和地方必须能够使我们相信，这些人是在没有外部影响下提供证词的。虽然伊拉克方面似乎鼓励被约谈的人不要要求有伊拉克官员——所谓陪同人员——在场，不要要求对约谈进行录像，但在伊拉克境内很难获得排除不正当影响的环境。在该国国外进行约谈可能可以提供这种保障。我们准备不久之后要求在国外进行约谈。然而，虽然仍然存在各种不足之处，约谈仍然是有用的。自从我们开始要求约谈之后，已经要求与 38 个人进行私下约谈，其中 10 人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其中 7 人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接受的。

正如我在 2 月 14 日指出，情报当局声称，伊拉克在其境内用卡车移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存在流动生物武器生产设备。伊拉克方面说，不存在这种活动。对已经申报或没有申报的流动生产设施进行了若干次检查。我们看到了测验食物的流动实验室和流动工厂，也看到了配备种子加工设备的大型集装箱。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违禁活动证据。我们要求伊拉克协助提出可信的方法，对地面运输进行随意检查。

武检人员还正在检查伊拉克的遥控车辆方案。已经检查了若干场所，并且收集了数据，以评估各种型号的行程和其他能力。在这方面，武检活动仍然在进行。

据报道，伊拉克正在地下进行违禁活动，伊拉克方面否认这些报道。伊拉克应该提供关于可以生产或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地下结构的资料。在检查已经申报或没有申报的设施时，武检小组对建筑结构进行了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地下设施。此外，在若干具体场所，使用了地面穿透雷达设备。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生产或者储存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设施。

我应该补充指出，我们需要增加在伊拉克的工作人员，以监测地面运输情况，并且检查地下设施。我并不是要求将工作人员增加一倍。我宁愿将关于应该

检查的场所的高质量资料增加一倍，也不愿意将武检专家增加一倍。

2 月 14 日，我向安理会报告说，伊拉克方面在采取和提出各种步骤方面比以前积极，这些步骤可能为了解尚未解决的解除武装问题真相提供新的途径。甚至在一星期前，在眼前的季度报告定稿之前，人们还是看不到明显进展；因此在编纂安理会面前报告时采取了谨慎态度。

截止今日又有更多发展。虽然伊拉克方面在我们在巴格达会议期间力图使我们相信他们宣布拥有的萨莫得 II 型导弹是在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允许射程范围内，而国际专家小组的计算却使我们得出相反结论。伊拉克从此接受必须销毁这些导弹及有关设备并展开在我们监督下的销毁过程。销毁行动是裁判军备的重要措施，这其实是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一次。我们看到的不是牙签被折断，而是致命武器被销毁。然而，我必须补充的是我今天的报告让我得知销毁工作今天并未继续。我希望这只是暂时停顿。

到今天为止，在监核视委监督下已经销毁 34 枚萨莫得 II 型导弹，包括 4 枚训练导弹、2 枚作战弹头、一座发射器和 5 件引擎。辩认并登记同萨莫得 II 型导弹方案有关的部件和设备工作仍在继续。两个用于生产固体推进导弹的“再造”浇铸室已被销毁，剩余物件已溶化或封存于混凝土中。法塔赫导弹是否合法仍在审查过程中，需要作进一步调查并对其各种参数进行测量。最近还提出了有关炭疽、VX 毒剂和导弹的文件。许多文件被认为重复了伊拉克已经宣布的武器，另一些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伊拉克目前正在为曾经在 1991 年单方面销毁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数量方面的众多不确定因素付出重要努力。此努力的一部分涉及过去人们以为开展充分调查有很大危险的处置现场。它目前正重新被挖掘，迄今为止，伊拉克已挖掘出 8 枚完整炮弹，两枚装满液体并完好无损的 R-400 炸弹及 6 枚其他类型完整炸弹。还发现碎弹片，并作了取样。对销毁现场的调查充其量能就现场所销毁炸弹数目进行确定。此后还应为确定到底生产了多少枚 R-400 型炸弹这一单独问题作出认真和可信努力。在这方面同其他事项一样，检查工作正在进行，可能会产生结果。

伊拉克建议使用尖端技术确定抛掷现场的单方面销毁的炭疽物质数量。然而，既使使用高技术对据称在现场抛弃的炭疽物数量加以确定，其结果仍具有不同解释。确定已销毁炭疽数量之后还必须确定实际生产了多少。

有关 VX 毒剂，伊拉克最近提出用类似方法确定 VX 毒剂前体的数量，据称此物已于 1991 年夏季被单方面销毁。

伊拉克最近还通知我们，在禁止私人与联合公司从事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工作的总统政令得到通过后，还应对此议题作出进一步立法。这似乎是对联合国监核视委要求澄清该问题信件作出的反应。

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活动？人们很难避免得出的影响是，在一段时间的不情愿合作之后，伊拉克方面在 1 月底之后加快了主动努力。这值得欢迎，但是，这些措施的价值必须根据它们实际能排除多少个问号获得冷静判断。这一点尚不清楚。在此背景下，目前应当提问的是伊拉克是否“立即、无条件和积极”同监核视委进行合作，就向 1441（2002）号决议第 9 执行段要求的那样。答案能够从我提供的实际描述中看出。但是，如果需要更直接的回答，我谨指出以下内容。伊拉克方面有时力图附加条件，如同它在直升机和 U-2 飞机方面所作的那样。伊拉克迄今并未坚持对我们履行核察权利附加这些或其他条件。如果它这样做我们将汇报。

显然，伊拉克方面为解决某些长期遗留的公开裁军问题所采取的若干积极努力不妨被看作积极甚至具有预见力，但是，还不能认为在新决议通过三至四个月之后采取的这些努力是立即合作，并且它们也不一定包含所有相关方面。但是，它还是值得欢迎的，并且监核视委正对这些努力作出反应，希望能解决目前尚未解决的裁军问题。安理会会员可能将我讲的同

1441（2002）号决议联系起来，但是，监核视委是按照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进行操作。会员国面前的季度报告是按照 1284（1999）号决议提交的，它不仅产生了监核视委，也继续指导着我们的许多工作。根据此决议规定的时限，此工作某些结果应在月底前向安理会报告。允许我更具体一点。

1284（1999）号决议指示监核视委“着手解决未得到处理的裁军问题”并辩认“尚存的关键裁军任务”，而后者应当在工作方案背景下提交安理会获得批准。监核视委将按要求在本月份提出工作方案草案。

监核视委、特委会和阿莫林专家组为辩认在 1998 年底尚存的裁军问题作出了重要工作。监核视委使用此材料作为起点，并对其背后的数据和 1998 年以来的数据和文件进行了分析，编纂了自己的尚未获得解决的裁军问题或问题组清单。我们检查活动的目的是力图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监核视委也是从这几组问题中努力确认遗留的关键裁军任务。如同各会员面前报告指出的，这组问题的清单已经就绪。

监核视委应只向安理会提交含有关键遗留裁军任务的工作方案。我的理解是，若干安理会会员对载有全套裁军问题的工作文件感兴趣；我们已将它们解密，并在要求下能及时向安理会会员提供。此文件仍会根据新情况作出调整，各会员从中将得到比 1999 年文件更多的对悬而未决问题的最新回顾；各会员经常提及这些问题。工作文件每组都以指出伊拉克能够为解决问题作些什么的点数结束。这样，伊拉克的合作能通过这些问题是否得到成功解决获得衡量。

我应当指出，工作文件载有涉及 1998 年底遗留问题的许多资料和讨论内容，其中包括 1998 年以后才公诸于众的资料。有关 1998 年以后阶段的资料和讨论内容较少，主要因为缺少这方面情况。然而，情报机关认为被禁方案在此阶段得到继续或重新开启。有人还进一步提出，被禁方案和项目处于我提到的地下设施，并且伊拉克将这些违禁物品到处藏匿。工作文件提到如何解决这些关注的若干建议。

我最后要告知各会员，监核视委目前正起草 1284（1999）号决议要求我们本月提出的工作方案，它显然包含我们提出的尚存关键裁军任务清单；它将描述安理会要我们执行的持续监督与检查系统的强化功能；它也对构成此方案的各次级系统作出描述，譬如空中监视、来自政府和供应商的资料、抽样和检查道路交通状况等。

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解决尚余的重要解除武装任务？即便可以而且将会立即提供合作，但解除武装过程及其任何核查行动都无法立即完成。即便伊拉克由于持续的外部压力而采取了积极态度，但核查场址和物件，分析文件，约谈有关人士并得出结论也依然需要一段时间。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几年或几个星期，而是几个月。政府和视察人员都不希望解除武装的核查过程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然而，必须记住，根据有关决议，在经过核查的解除武装进程结束后，需要继续保持一个视察和监测制度，使各方产生信任，并在发现任何受禁的武器方案有恢复迹象时，向各方发出警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布利克斯先生所作的情况介绍。

我现在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先生发言。

巴拉迪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今天向安理会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41（2002）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在伊拉克境内从事核核查活动的最新情况。

我上次于 2 月 14 日向安理会汇报情况的时候曾解释过，原子能机构的视察活动早已过了侦察阶段——也就是重建我们对伊拉克核能力的总体了解——并已进入调查阶段，其重点是摆在原子能机构面前的与解除武装有关的中心问题：伊拉克在过去四年中是否已经恢复，或试图恢复它已经停止的核武器方案。

首先，我要作一个一般性的评论，这就是，过去四年中，在大多数伊拉克场址，由于 1980 年代末经

常存在的外国援助的撤离、过去十年里大批有技术的伊拉克人员的离去以及伊拉克没有对精密设备进行持续保养，工业能力已严重削弱。在接受视察的从事工业研究、发展和生产的场址中，只有几处的设施经过改进，吸收了新人员。工业能力的这种总体恶化当然与伊拉克恢复核武器方案的能力直接相关。

原子能机构目前在 141 个场址，包括从未接受过视察的 21 个场址进行了总共 218 次核视察。此外，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参加了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的许多联合视察。

对核视察的技术支持继续扩大。三个实际作业的空气采样器每周都从伊拉克境内的重要地点采集空气微粒样本，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我们从有关实验室获得了水、沉降物、植被和实物样本的其他分析结果。

我们的车载辐射调查队过去三个星期以来对大约 2 000 公里的范围进行了调查。调查队进入的设施超过了 75 处，其中包括军事驻地和营地、武器制造厂、卡车停车场、生产设施和居民区。

我们继续约谈伊拉克有关的人员，有时在未事先宣布的视察过程中在工作场所约谈个人和团体，此外在其他一些场合中也经事先安排，约谈了已知参与了伊拉克过去核方案的重要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原子能机构一直在进行约谈，即使是在条件不符合原子能机构所希望的模式情况下，这样做的目的是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可以与其他来源核对有关情况的真实性，而且这些情况会对评估所调查的领域有所帮助。

安理会记得，在我们第一次开始要求进行没有陪同的私下约谈时，被约谈的伊拉克人坚持对约谈内容进行录音并保留录音带。最近，在我们的坚持下，一些人同意在没有陪同和磁带录音的情况下接受约谈。原子能机构在过去 10 天里进行了两次此类私下约谈，它希望它进行私下约谈的能力能够继续不受阻碍，包括可能时在伊拉克境外进行约谈。

我应补充指出，我们正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改进约谈的方式，以确保约谈的自由进行，并消除关于约谈会被伊拉克其他方面听到的关切。我们认为，在伊拉克境外进行约谈也许是确保进行自由约谈的最好方式。因此，我们打算在近期内要求进行此类约谈。我们也请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使我们能够约谈目前居住在这些国家境内的伊拉克前科学家。

在过去几星期里，伊拉克提供了相当多的文件，它们涉及我先前指出的尤其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伊拉克的铝管采购、它采购磁铁的企图及其磁铁生产能力以及据报它进口铀的企图。我将简短地谈一谈在其中每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

自从我上次向安理会汇报最新情况以来，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境内开展外地活动的主要技术重点一直是解决与伊拉克可能通过使用离心机，恢复进行浓缩铀行动有关的一些悬而未决问题。为此，原子能机构成立了一个具备专门技能的国际离心机生产专家队。

关于铝管问题，原子能机构彻底调查了伊拉克企图购买大量高强度铝管的情况。如以前所报告的那样，伊拉克坚持说，它想获取这些铝管是为了生产火箭。广泛的实地调查和文件分析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伊拉克打算将这些 81 毫米铝管用于除倒序制造火箭以外的任何项目。

有充分的文件说明伊拉克在设计这些火箭方面的决策过程。伊拉克提供了设计文件的副本、采购记录、委员会会议记录以及有关数据和样本。通过对这一情况以及通过约谈伊拉克人员所获情况进行详尽分析后，原子能机构对企图购买和意图使用 81 毫米铝管的情况以及改变公差的根本原因，有了一种总体了解。

根据所掌握的这一情况，原子能机构了解到，81 毫米铝管的原始公差是在 1987 年以前设定的，而且是以从伊拉克所持少数几枚进口火箭获得的实际测量数字为基础的。起初伊拉克竭力想倒序制造火箭，

但是成效不大。在其后几年，为配合持续进行的恢复此项目并提高作业效率的努力，公差度经过了调整。当时，这个项目被搁置了很长时间，而且成了若干委员会讨论的一个议题，这导致每次都对规格和公差进行了修改。

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原子能机构视察队得出结论认为，伊拉克进口铝管的行动不大可能与生产离心机有关，而且伊拉克极不可能已完成必要的重大重新设计工作，从而可将它们用于一项已恢复的离心机方案。然而，这个问题将继续是监督和调查的内容。

至于有关伊拉克试图进口用于离心浓缩方案的高强度磁钢——或取得生产这种磁钢的能力——的报道，我应当指出，自 1998 年以来，伊拉克购买了各种用途的高强度磁钢。伊拉克申报了库存的 12 种不同设计的磁钢。原子能机构已经核实，以前获得的磁钢被用于导弹导向系统、工业机械、电表和野战电话。通过视察研究和生产地点，审查工程设计图，以及分析磁钢样品，熟悉这种磁钢用于离心浓缩的原子能机构专家们已经核实，伊拉克所申报的所有磁钢都不能直接用于离心磁浮轴承。

2001 年 6 月，伊拉克签署了一项在 2003 年交付和安装一条新的磁钢生产线的合同。交付还没有进行，伊拉克的文件和对伊拉克人员的面谈表明，这项合同将不会执行。然而，他们得出结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用国内磁钢生产来取代国外采购似乎是合理的。此外，伊拉克在 1991 年前的时期所获得的培训和经验使得伊拉克有可能拥有生产用于浓缩离心机的高强度磁钢的专门知识。因此，原子能机构将继续监测和检查可能用来生产用于浓缩离心机的磁钢的设备和材料。

关于获取铀的问题，原子能机构在调查关于伊拉克近年来试图从尼日尔购买铀的报道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调查的重点是若干国家提供的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尼日尔和伊拉克在 1999 年和 2001 年之间就销售铀达成的一项协议。

原子能机构已经与伊拉克和尼日尔两国政府讨论了这些报道，它们双方都否认进行过任何这种活动。伊拉克这方面还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了对其与尼日尔关系的一项全面的解释，并且描述了一位伊拉克官员于 1999 年 2 月对包括尼日尔在内的若干非洲国家进行的访问，伊拉克认为导致出现这些报道的可能是这次访问。原子能机构得以审查来自尼日尔政府各部门的函件，并在形式、格式、内容和签字方面把与所指控采购有关的文件同这些函件加以对比。

在一项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原子能机构得出结论，而且外部的专家也同意，构成有关伊拉克和尼日尔之间最近铀交易的报道基础的这些文件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些具体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一旦出现任何涉及伊拉克试图非法进口核材料的新证据，我们将继续采取后续行动。

关于伊拉克可能打算恢复其核方案的许多关切产生于若干国家所报告的伊拉克的采购努力。此外，伊拉克在采购商品和产品，包括磁钢和铝管方面一直在作出许多努力，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661（1990）号决议和其它有关决议所具体规定的制裁管制。

采购努力的问题仍然处于全面的调查之中，即将作出进一步的核查。实际上，原子能机构的一个技术专家小组目前正在伊拉克。该小组由海关调查人员和电脑法医专家组成，正在通过对贸易公司和商业团体的检查，来展开一系列调查，以便了解伊拉克的采购模式。

最后，今天我可以向各位报告，在核武器，即最致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在伊拉克的检查工作正在取得进展。自三个多月之前恢复检查以来——特别是在我上次对安理会作出口头报告以来的三个星期里，原子能机构在确定伊拉克依然存在何种核能力方面，在评估伊拉克在检查工作停止后的四年期间是否作出任何努力来恢复其过去的核方案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这个阶段，可以指出如下。

第一，没有迹象表明，在通过使用卫星图像确定的 1998 年以来重建或新建的那些建筑物里恢复了核活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任何被检查的地点存在被禁止的与核有关的活动。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 1990 年以来伊拉克试图进口铀。

第三，没有迹象表明，伊拉克试图进口用于离心浓缩的铝管。此外，即使伊拉克进行过这样一项计划，它在用有关的铝管来生产离心机方面也会已经遇到实际的困难。

第四，虽然我们目前仍然在审查与磁钢和磁钢生产有关的问题，但迄今没有迹象表明伊拉克进口了用于一个离心浓缩方案的磁钢。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原子能机构自然会继续进一步认真审查和调查所有这些问题。

在进行三个月的深入检查之后，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或貌似真实的迹象表明伊拉克恢复了一个核武器方案。我们打算继续进行我们的检查工作，利用第 1441（2002）号决议赋予我们的一切额外的权利以及我们能够采取的一切额外的手段，包括侦察平台和所有有关的技术。我们也希望继续收到来自各国的与我们任务有关的、可据以采取行动的信息。

我应当指出，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可能是由于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压力，伊拉克一直愿意进行合作，特别是在进行单独面谈和提供可能促成解决原子能机构所关切问题的证据方面。我希望，伊拉克将继续扩大合作的范围，并加快合作的步伐。

自 1991 年以来原子能机构专家们所收集的关于伊拉克能力的详细情况，加上第 1441（2002）号决议所提供的延伸权利，各国对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所作出的积极承诺，以及伊拉克最近提高的合作程度，所有这些应当使我们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一项对伊拉克核能力的客观和全面的评估。无论这一评估多么可靠——鉴于任何核查进程的内在不确定性，特别是鉴于伊拉克过去的合作记录——我们将努力持续地评估伊拉克的能力，作为我们长期监测与核查方案的一部分，以便为国际社会提供持续和实时的保障。

主席（以法语发言）：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之前，我愿回顾我们达成的谅解，即所有与会者将把自己的发言限制在不超过七分钟，以便使安理会能够根据其时间表进行高效率的工作。

我现在请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先生阁下发言。

费希尔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要祝贺几内亚外长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感谢他对我和上个月担任主席的德国所说的客气话。

我还要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就季度报告所作的通报。两位可以指望得到德国的充分支持。

国际社会的目标仍然是彻底解除伊拉克武装——只能是解除武装——以最终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国际威胁。这正是所有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说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团结。我们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中采取了坚定的立场。我们共同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谴责伊拉克政权。我们的分歧在于我们如何实现有效和彻底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战略。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不遗余力地寻求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共同方法。

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的通报再次清楚地表明，伊拉克同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仍未完全达到联合国的要求。巴格达本来应该更早地、更加心甘情愿地采取最近的许多措施。然而，近几天来，合作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这使得人们更加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要放弃这一发展。

人们注意到在执行安全有关决议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因此，伊拉克将其萨默德导弹告知核查人员。在监核视委检查之后，确定这些导弹的射程太长。在布利克斯先生对巴格达政权规定了销毁这些导弹的最后期限之后，伊拉克开始在规定的时间表内销毁这些导弹。这是重要的进展。这表明，和平解除武装是可能的，并且有一个真正的取代战争的方法。这一积极的发展还表明，汉斯·布利克斯采用的对巴格达政权规定具体时间表的方法是成功的。这一方法还必须用于解决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于伊拉克的核潜力，我们能够注意到取得了重大进展。巴拉迪先生刚才证实了这一点。伊拉克提出的申报是可信的、可核查的。核查方面的合作是良好的。原子能机构有信心很快作出最后结论。

关于生物武器，在个别领域也取得了进展。例如，在挖掘监核视委目前正在评估的许多 R-400 型空中炸弹方面。巴格达宣布，就生物和化学武器领域中的许多公开问题提出了一份全面的报告。同伊拉克科学家的约谈现正在无监测或录音的情况下进行。现正在为在国外进行约谈做准备。

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于 2 月 24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S/2003/214，附件），建议加强核查制度。根据这些建议，核查工作应该加强和加快。为做到这一点，必须确定每个剩下的问题，并且必须确定优先事项。因此，应该为每一个问题规定时间表。

因此，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应该向我们提交一份详细的、全面的工作方案，阐明他们和他们的工作组打算如何象联合国所要求的那样处理彻底解除伊拉克武装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毫不拖延地向安全理事会提交这一工作方案。我们希望今天听到核查人员就拟定的类集报告中剩下的关键解除武装问题的发言。

核查工作不能永远进行下去。必须全力以赴地、有系统地追求解除伊拉克武装这一目标。伊拉克政府必须同核查人员充分合作。但是，鉴于目前的局势，和正在取得的进展，我们认为不需要第二项决议。既然根据第 1441(2002）号决议进行的核查工作正取得具体结果，为什么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已经走上的道路?

安全理事会现正在一个月时间内第三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以讨论伊拉克危机。这表明我们对解除伊拉克武装和战争威胁有一种紧迫感。伊拉克危机使我们各国政府感到不安。这一危机使我们各国人民感到不安。这一危机使整个近东和中东地区感到不安。正是因为这一局势如此富有戏剧性，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战争将意味着什么，战争将给无数无辜人民带来什么样无尽的痛苦，以及战争将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我们真的处于一种绝对必须采取最后手段的局面吗？我并不认为如此，因为和平手段远远没有用完。

安全理事会面临——事实上我们大家面临——一项重要的决定，也许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选择是清楚的：发动战争来解除伊拉克武装，或者是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解除伊拉克武装。军事选择的风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战争，该地区将不会变得更加稳定，而是变得更加不稳定。此外，从长远看，国际恐怖主义将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将受到阻碍。

因此，有一种选择。如果我们成功地用和平手段有效地、彻底地解除伊拉克的武装，我们将为以放弃使用武力、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合作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稳定、安全和合作进程改善框架条件。

第 1441(2002）号和第 1284（1999）号决议为安全理事会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两项决议必须仍然是我们行动的基础。过去几天的进展表明，除了战争外，我们在伊拉克有有效的选择。通过走这条道路，我们将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相关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先生阁下发言。

沙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我还要欢迎在六天前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沙姆沙伊赫首脑会议上设立的阿拉伯委员会的成员在本会议厅就座。正如在沙姆沙伊赫首脑会议上同意的那样，该委员会成员包括阿拉伯首脑会议现任主席巴林王国、阿拉伯首脑会议前任主席黎巴嫩共和国以及阿拉伯首脑会议下任主席突尼斯共和国。该委员会还包括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在对纽约进行的短暂访问期间，该阿拉伯委员会将会见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

安全理事会三周前在本会议厅开会，以讨论伊拉克问题。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然而应当简要地回顾自那时起在中东所发生的迅速和重要的事态发展，哪怕只是因为其不仅对该区域、而且或许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具有严重的影响。

在我们 2 月 14 日的会议的第二天，全世界 2 000 多座城市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一现象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些示威举行后的第二天，阿拉伯外交部长们在开罗举行了紧急会议。希腊外交部长以欧洲联盟现任主席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欧洲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对战争表示反对，并强调执行第 1441（2002）号决议而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多次并最明确地强调除战争外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法。这些国家相信，只要加强视察并让视察员自由地完成其任务，就能够以和平手段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2 月 25 日，不结盟运动在吉隆坡举行了首脑会议，来自 116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首脑会议在其最后宣言中呼吁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并强调需要让视察员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其工作。与会者强调了联合国的作用和国际合法性，以及避免双重标准的必要性。

3 月 1 日，在沙姆沙伊赫举行了定期的阿拉伯首脑会议。这次首脑会议作为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其第一项决定，对攻击伊拉克表示严正反对。首脑会议强调需要给视察员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其任务，并强调了安全理事会在保护伊拉克人民及维护伊拉克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责任。阿拉伯领导人对伊拉克人民表示声援，呼吁取消制裁并成立了我刚才提到的后续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巴林、黎巴嫩、突尼斯、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该委员会负责把阿拉伯的观点转递给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秘书长，而且如情况需要则转递给巴格达。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之后立即于多哈举行了伊斯兰首脑会议，伊斯兰各国在会议上肯定了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定和主题。

在这方面，我们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应当赞赏地回顾全世界教会领导人数月来发出的呼吁，既应当追求和平而避免战争。这些呼吁的高潮为教廷特使两天前向美国总统转达的信函，他在其中明确表达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不合法的和不公正的意见。

就伊拉克而言，布利克斯先生今天早些时候告诉我们该国进行了积极的合作。巴拉迪先生解释道，这种合作也是积极的、符合程序的和实质性的。目前正在伊拉克摧毁导弹的工作是实际的，对这种合作的实际证据既不能被认为是欺骗性的，也不能说成是顽固的。它正在得到延长，而此刻视察员正在执行第 1441（2002）号决议方面取得实际进展。我们认为，任何国家或个人都有权问：为什么要坚持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而允许使用军事力量，似乎战争是最佳而非最差的选择？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人们还不禁琢磨何种逻辑能够解释美国同以色列在发展花费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尖端导弹中的合作，同时美国却不让阿拉伯国家有这种机会——哪怕是射程更短和能力更低的更适中的导弹，而这些国家需要这种导弹来保卫自己。

什么样的逻辑让以色列能够拥有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经管它继续占领其邻国的领土并威胁它们，违反所有国际法准则？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问道："他们担心我们的安全受到伊拉克威胁、而不是以色列的威胁？"鉴于第 1441（2002）号决议并未给视察员的工作确定时限，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以及伊拉克只有几天的时间来遵守否则另当别论的论点的根据何在？

宣称对伊拉克的战争将发现其未申报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确实具讽刺性而且有些天真，事实是视察员以提供给他们的所有空前未有的设施，无法找到这种武器。同认为从不当的立场退回来是一种美德的智慧相反，一些人认为大批部队的集结本身就足以成为对伊拉克之战的理由并摧毁它，仅仅是因为任何具有真实感的人都不能接受这些部队因空着手返回其兵营的事实。如果情况如此，我们是在目睹正义事业还是彻头彻尾的武装抢劫的行动？

且不论国际上提出的关于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目的的说法是否准确——不管是为了控制油田还是要改变中东的版图——特别是阿拉伯人以及广大国际社会都非常担心。我们极为关切当对伊拉克的战争全面展开时，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罪恶屠杀、摧毁其住房和强迫迁移的可能性。鉴于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在被占领土上的事态发展，我们的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安全理事会必须随着我们接近关键时刻而加以考虑，我们希望这一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相信，代表国际社会意志的联合国将选择和平。我们相信这一选择将战胜使用武力。联合国及其《宪章》将仍然是人类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手段。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墨西哥外长路易斯·埃内斯托·德尔贝兹阁下发言。

德尔贝兹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墨西哥代表团对几内亚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同时感谢菲舍尔先生和德国代表团成功地领导了我们上个月的工作。

墨西哥是以乐观的精神出席本次会议的。安全理事会众多成员国的外长在本次会议上再次听取了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的汇报，并同我们一起展开对话。尽管安理会成员之间在如何更好实现切实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明显存在分歧，但多边外交仍在发挥作用。我们仍然在这里努力寻求共同的办法。

安全理事会无疑是探讨各种解决办法和商定对国际社会来说最适当的选择的理想场所。是致力于寻求能够表达各国集体意愿的协商一致的努力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这是我们希望实现的协商一致。墨西哥希望今天能够讨论并解决让我们无法就伊拉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分歧，这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希望。我们认为，我们在寻求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恢复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可靠性和权威，重振《旧金山宪章》的效力和精神，使我们能够加强联合国的实力。我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我们注意到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情况。我们对视察员为进行现场工作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所作的努力再次深表感谢。

墨西哥对伊拉克的局势以及该国统治当局没有表现出积极、迅速和有效的合作表示遗憾。我们各国对于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看法明显的是一致的。但伊拉克问题上最近的发展和各种声明表明，在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我们尤其感到难过的是过去几十年里经过很大努力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和共同价值观正在受到损害。

我们正在面临影响到世界未来的十分复杂的决定。正因为如此，安理会成员的立场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让我们感到忧心，这些分歧导致了相互指责和歧见，我们认为几个月前我们曾经克服了歧见。如果分道扬镳日甚，有朝一日就可能严重影响我们处理像裁军这样重要的问题。因此，当此决定性的时刻，墨西哥要强调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寻求最广泛的协商一

致的重要性。安理会团结一致，是联合国所代表的集体安全制度的力量所在。

《联合国宪章》是我们达成各种谅解和采取各种集体行动并赋予这些冷静和兄弟合法性的一种工具。墨西哥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样认为，必须而且一定能够弥合分歧。在过去的几天里，墨西哥积极地探讨达成协议的各种办法。我们同其他同事一道会晤了最直接卷入伊拉克问题的安理会成员国，以便推动达成谅解，避免采取不灵活的立场。国际舆论要求我们步调一致和审慎地采取行动。

共识有利于多元和多样性的世界，即使共识不是国际组织中的一种必需的前提，但它至少也应成为推动尽最大的可能就如何解决世界上最令人担心的问题达成协议、以确保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安全的一种前提。

让墨西哥感到不安的是，伊拉克问题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伤害，给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也给作为各国人民实现增长和发展的基础的投资架构造成影响。

墨西哥始终从其外交政策的历史出发，尽最大的努力提出能够有助于巩固多边讲坛和促进各国人民严格遵守国际法的相互谅解的各项倡议。这是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和持久解决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

墨西哥希望更广泛地探讨有效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各种方案，开拓更多的备选办法和想法，确保继续以外交方式解决裁军的问题。墨西哥通过能够维持并重振和平的价值观的手段，努力寻求使更有效的实施压力的办法获得通过，以便迫使伊拉克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合作。对于切实了解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所在，同时确保如果存在这些武器将之销毁，这种积极和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对政治压力和使用武力的威胁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但却没有对国际社会的不断的要求作出迅速反应。更让人遗憾的是，伊拉克的合作仍然非常有限、非常之少。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说，伊拉克不愿意对国际社会的要求提供合作。正因为如此，墨西哥认为，国际社会还应更加坚定，并采用和平的手段。墨西哥再次要求伊拉克政府彻底转变其态度，立即采取明确和不容质疑的行动以证明它已经选择解除武装、因而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道路。

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我们的长期历史经历汲取的原则和信念的结果。我们有切实和可靠的理由捍卫多边主义，确保为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而通过的各项决定不是单方的，而确确实实是符合国际法的。我们的共同利益是要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对我们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责任的理解。墨西哥确信，我们应该探讨各种途径，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正因为如此，墨西哥坚持认为必须努力致力于就安全理事会今后对伊拉克采取的行动采取协商一致的立场。墨西哥呼吁安理会成员在这一困难问题上以创新的精神进行努力。我们将抱着这样的信念采取行动，即：创新精神将使安理会得到加强，并将巩固安理会作为人类可以充分信赖的有效讲坛的可靠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先生阁下发言。

鲍威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和我的同事一道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知道你会出色地带领我们渡过这些困难的时日。我还向我们的德国同事表示感谢和钦佩，感谢他们指导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在我看来，似乎我们今天开会面前摆着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伊拉克当局是否作出了根本上的战略和政治决策，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销毁其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切设施？这是伊拉克领导人的意愿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在于要派遣多少检查人员或再需要给予多少时间或在检查过程中还需要作出多少努力。这不是一个还有多少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的问题，也不

是是否需要更多标准的问题，也不是是否提出足够要讨论和分析的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或作出结论的问题。答案完全取决于伊拉克是否已作出选择，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方法在立即彻底解除其受禁武器方面积极合作。这是第 1441(2002)号决议所要求的。

我愿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今天上午所提交的报告，他们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困难问题。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报告，看一看我是否最后能够听到伊拉克终于明白了国际社会的意愿现在必须得到服从。我高兴地从两位尊敬的绅士那里听到，在程序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一步进展，在实质问题上甚至也有了某些新的活动。但我遗憾地听说，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在非常艰难的方式下取得的，伊拉克仍然拒绝满足第 1441(2002)号决议所要求的内容，即立即、积极和无条件地合作——不是晚些时候，而是立即；不是被动，而是积极；不是有条件，而是在一切方面无条件。

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尽管取得了一些所提到的进展，我仍然认为我今天上午所听到的是一些不合作的表现。如果伊拉克真正愿意解除武装，我们便不会担心建立寻找流动生物单位或任何此类单位方面的手段，他们会主动向我们提交。我们也就不需要寻找我们知道存在的地下设施的广泛方案。我们必须提出这些要求这一事实本身在我看来似乎表明，伊拉克依然没有合作。检查人员不应该搜查每一块岩石底下，前往每一个十字路口和探视每一个岩洞来寻找证据。我们不能允许伊拉克将提供证据的负担转移到检查人员身上。我们也不能回到已经失败了的第 1284(1999)号决议的交易上去；该决议提出有部分透露便使人感到部分的放松。第 1441(2002)号决议要求充分和立即遵守，我们必须要求伊拉克遵守该决议的条件。

今天上午我们还听到伊拉克加速采取了主动行动。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主动行动”。不管是什么，伊拉克所采取的小步骤肯定不是主动行动。这不是伊拉克人自愿和自由作出的向前行动。而是由于采取军事力量的可能性，由于安全理事会的政治意愿所强拉或压制出来的。这些主动行动——如果有人选择这样说的话——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作出的；很少是无条件地、主要是在武力威胁下作出的。

我们听说，这些行动不构成立即合作。但这恰恰是第 1441(2002)号决议所要求的。即使是这样，所取得的进展与其说是实实在在的，不如说是表面的。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一些萨姆导弹现在正在被销毁，虽然销毁这些导弹的进程有短暂的停留。我知道它们不是牙签，而是真正的导弹。但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导弹，到底有多少牙签。我们不知道制造更多导弹的设施是否已被找到并被摧毁。我们有证据表明，制造更多导弹的设施依然在伊拉克境内存在，尚未被发现和摧毁。

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得到第 1441(2002)和以前所通过的所有决议所要求的充分和立即合作的话，我们便不可能做我们需要做事。在我看来似乎伊拉克当局不想将其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出来的想法没有改变。它没有按照第 1441(2002)号决议所要求的方式同国际社会合作。如果伊拉克已经作出解除武装的战略决定，其合作便会是自愿的，甚至是积极主动的。而不应该是在压力下作出的。这是我们从南非和乌克兰那里所得到的经验教训，那里的官员尽一切可能保证同核查人员的彻底合作。

我还非常有兴趣地聆听了巴拉迪先生的报告。众所周知，1991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马上将确定伊拉克没有和武器方案。我们很快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原子能机构正在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必须确保不要过早地下定论，巴拉迪先生说他会这么做的。在有些问题和有些具体项目方面存在着争论。巴拉迪先生谈到伊拉克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获得铝制管子。我们还知道，除了今天的报告之外，我们还能够获得新的信息，我认为原子能机构也能获得这一信息，即有关伊拉克在某一个欧洲国家购买这

种管子。该国向我们和原子能机构提供信息说，伊拉克所要求的材料性能和制作容限精确程度比通常对火箭发射器的要求要高 50%。其专家得出结论说，伊拉克所要求的容限和规格要求不可能是无导火箭所要求的。我非常高兴我们还将讨论这个问题。

我还欢迎布利克斯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整理了未决问题，将其提供给我们当中一些人，并将向大家提供。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制订出一份内容翔实的研究报告；大家阅读了整个 167 页的报告之后，便会了解更多的冷酷的事实，即伊拉克 12 年的谎言、欺骗和不干净。这份文件事实上记载率 12 年的失败记录，不是检查人员的失败，而是伊拉克的失败。我们认真阅读了提交给监核视委专员的报告草案，本次会议之后将向更广泛成员提供；我们发现伊拉克近 30 次拒绝提供证明其说法的可信证据。我们发现 17 起事例，证明过去检查人员实际上发现了与伊拉克说法相反的证据。我们发现伊拉克一再向以前检查人员说谎的证据，制造假证据，我们认为这种活动依然在继续。

在各位成员阅读这份文件时，他们会看到伊拉克是如何在过去这些年中在几乎每一关键时刻阻挠检查人员的。例如，我们曾谈到过 R-400 炸弹问题。报告中说，在 1992 年期间，伊拉克数次改变其有关它所生产的炸弹数量的说法。1992 年它宣称，它总共生产了 1200 枚此类炸弹，最终于 1995 年在压力下承认同时还存在着一项进攻性生物战方案。随后这一数字变成总共 1 550 枚此类炸弹。由于缺乏伊拉克方面所提供的具体信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无法计算伊拉克根据其方案所生产的 R-400 炸弹的总数。因此，报告中说，无法核查 R-400 炸弹生产和摧毁的详细情况。监核视委无法排除一些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 R-400 炸弹依然在伊拉克存在。

在这份文件中，监核视委谈到伊拉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的行动：交出任何所剩 R-400 炸弹一切相关的铸模，提供有关其所生产的 R-400 和 R-400A 炸弹的生产情况和库存情况更多的辅助文件，提供进一步的文件，解释其在 R-400 型炸弹方面密码系统，包括为具体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制剂所

这只是安理会将看到的那类文件的一个例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过去 12 年中多次采取目前要求伊拉克采取的行动。我们谈论的不是“立即”。我们谈论的是它为何过去 12 年来一直不采取行动，鉴于有这么多年欺骗和谎言的确凿记录，我们现在怎能依赖保证呢？

这些问题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伊拉克 12 月 7 日申报中得到澄清；不应该有此类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待处理。但问题确实存在，我们大家将认真地审议这些问题。问题是：这份文件确切表明伊拉克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制造此类武器的能力；伊拉克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制造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能力；伊拉克过去和现在都确实拥有数以万计的运载系统，包括性能越来越强、危险性越来越大的无人驾驶空中飞行器。这些都不是提交我们审议的新问题；这些都是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如果伊拉克站出来履行第 1441（2002）号决议对它提出的要求，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在 12 月申报时得到解决，或在过去四个月中得到充分解决的。

布利克斯先生在今天上午的报告中谈到，1998 年以来有关各项伊拉克方案的信息寥寥无几。我们大家一直在努力弥补这个差距，但如果伊拉克真正履行第 1441（2002）号决议，它就可以弥补这一差距。伊拉克可以给视察人员提供大量新情况，而不是隐瞒情况或吝啬地提供情况。我们在今天筹备本次会议时审查的文件草案长达 167 页。如果伊拉克真正承诺解除武装，布利克斯先生的文件就不会是 167 页的议题和问题；而将是数以千页的关于炭疽、VX 毒剂、沙林和无人驾驶空中飞行器的答案；文件就会详尽阐明伊拉克各项违禁方案。到那时，只有到那时，视察人员才能切实从事他们需要做的可靠的核查、销毁和监测工作。

我们以前曾有过这种经历。1998 年 3 月，萨达姆·侯赛因也曾面临军事行动的威胁。他以作出保证相回应：保证届时允许视察人员立即、无条件和不受

限制地进行视察。当时的首席视察员曾向安理会报告这种新的合作精神，同时希望视察人员可以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对伊拉克解除武装情况予以核查。我们知道这种希望的结局：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九个月后，视察人员认为有必要撤离。

令我遗憾的是，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伊拉克目前的表现同布利克斯先生的文件中记录的表现一样，揭示了这样一项战略决定，即继续拖延、欺骗、企图使我们误入歧途、使情况更为困难，希望国际社会的意愿瓦解，我们各行其道，我们对这项工作感到厌倦，我们不再施加压力，我们班师回兵。我们知道过去这样做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知道伊拉克人仍未主动提供情况，即使提供情况，也经常十分片面、令人误解。我们知道伊拉克人在面对事实时仍不断改变说法，百般解释，但不足以让我们了解真相。

因此，巴格达领导人是否已作出战略决定，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呢？我的判断——我认为我们的判断——一定是，显然没有。这就是我们安理会现在必须对付的现实。安全理事会成员负有沉重的责任：在国际社会面前有责任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等棘手问题作出艰难的决定。去年 11 月，安理会逐渐负起了责任。我们决不能一走了之；到今年 11 月，我们决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解除压力，伊拉克再次踏上通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道路，对该区域乃至世界都构成威胁。

如果我们未能履行我们的责任，安理会的信誉及其处理我们面临的所有危急挑战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当我们坐在这里时，我们不能忘记目前仍横行伊拉克的恐怖行径。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受苦受难的伊拉克人民，他们的财富都被花在这类方案上，而不是为其谋福利——伊拉克人民受到萨达姆及其政权的殴打、残害和掠夺。同事们，安理会现在应该向萨达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没有被他显而易见的伎俩所欺骗。没有人想要战争，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看到的有限进展、我们看到的程序变化、以及我们看到的微弱实质性变化，这些都是因为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存在才实现的——这些国家愿意让其男女冒生命危险，使世界摆脱这些危险的武器。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决议，不仅仅是由于视察人员：而是由于安理会的意愿——即安理会共同的政治意愿——以及愿意使用武力，如果到了这一步，确保解除伊拉克的武装。

安理会现在应该告诉萨达姆，时钟并没有因他诡计多端而停止运转。我们认为，提出供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决议草案很适宜，我们不久将把它提交安理会表决。时钟仍在嘀嗒运转，萨达姆·侯赛因拒不解除武装的后果将非常非常真实。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伊戈尔·伊凡诺夫先生阁下发言。

伊凡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伊拉克问题有许多方面。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41（2002）号决议，全面和有效地解除伊拉克武装。另一方面，很显然，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将不仅决定伊拉克的前途：实质上，我们目前正在为确保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

因此我们现在负有特殊责任，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如果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共同努力成功化解伊拉克危机，那必将对我们解决其他冲突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极为重要的是，这将是建立新型、公正和安全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俄罗斯一贯坚决谋求在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基础上解决伊拉克问题。我们今天比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阐明，这个办法不仅十分恰当，而且最为可靠。

布利克斯先生提交的报告表明，由于我们的共同积极努力，由于我们从各个方面对巴格达施加压力，包括集结军事力量，我们已能够在执行第 1441（2002）号决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请让我们看看事实。目前在伊拉克有一个得到加强的检查制度。国际检查人员获得了立即、不受阻碍、

无条件和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地点的机会。为了在检查期间进行空中侦察，正在积极利用直升飞机和飞机。总的说来，伊拉克当局同检查人员进行合作的程度同我们以前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时所看到的做法完全不同。

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反复指出，包括在其最近的报告中指出，对伊拉克专家进行的问话仍然有问题。我们同意，伊拉克领导必须更积极地鼓励其公民在没有陪同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参加问话。从最近的报告来看，这种采访正在逐步开始成为正常情况。

在检查过程中执行的具体任务正在发生新的质量上的改变。许多年来第一次在伊拉克有着一个真正的裁军进程。正在销毁安全理事会决议禁止的武器。这些武器包括伊拉克方面正式宣布和目前在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的监督下正在销毁的抵抗二型导弹。这些武器还包括能够携带有毒化学物质的 122 毫米口径炮弹。伊拉克人把 R-400 型空投炸弹的碎片交给检查人员进行分析。专家们正在研究能否对销毁 VX 气体和炭疽培养媒体地点的土壤进行分析。巴格达还把数十份新的文件交给检查人员，现在正在分析这些文件。我重复，这两个事实表明检查人员的活动正在发展。

我们原则上同意布利克斯先生的观点，如果巴格达最近采取的积极步骤能够早一点采取，今天的结果就更有说服力。但是，采取这些步骤还是重要的。正如监核视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领导人指出，这些步骤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铺平了道路。我再次希望强调，它们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铺平了道路。这在原则上是重要的。

此外，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布利克斯先生强调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对伊拉克不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长期的监督。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安全机制，以确保伊拉克今后不会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这方面要提出的问题是，现在停止检查、因而停止在伊拉克裁军进程中取得的势头是否合理。让我们再看一看。

国际社会的真正利益实际上是什么——继续进行虽然困难但显然富有成效的检查人员的工作，还是诉诸使用武力，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巨大生命损失，并对区域和国际稳定造成严重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我们深信，确实存在着以政治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安全理事会新的决议；我们有足够的决议。我们现在需要对检查人员执行任务提供积极的支持。

俄罗斯坚决赞同继续并加强检查活动，使其具有更集中的性质。在今后几天里迅速提交监核视委工作方案，以供安全理事会批准，将进一步推动这项目标，该方案将包括一系列关键的有待完成的裁军任务。这种任务应当有最清楚的规定；应当是可以实现的。这将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估伊拉克的合作水平，并且最重要的是，就被禁止的伊拉克军事计划的所有剩余的公开问题提供详尽的答复。

当然，我们将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我们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声称掌握绝对真理。因此，在我们讨论中表达不同的观点是相当自然的。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导致我们的分裂。我们大家站在同一条战壕中。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有效面对新的全球威胁和挑战。我们确信，安全理事会经过伊拉克危机之后将是团结和强大的，不会遭到削弱和分裂。俄罗斯将继续为此目标而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先生阁下发言。

德维尔潘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法国很高兴看到一个非洲国家、几内亚在这一决定性的日子里主持安全理事会。

我谨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刚才所作的通报。他们的报告证实，伊拉克的裁军取得了正常的进展。

检查人员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月来伊拉克同他们进行了积极的合作；随着抵抗二型导弹机器设备的逐步摧毁，在弹道导弹领域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及在最近对几位科学家进行问话以后出现了新的前景。现在已经观察到进行实际裁军的重要证据。这确实是第 1441（2002）号决议的关键。

我谨在本机构庄严地问一个问题，世界人民正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同伊拉克打仗？

此外，我还想问：为什么要毁灭刚刚证明行之有效的工具呢?在我们的团结和决心促使伊拉克消除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际，为什么选择分裂呢？在我们可以和平达到目的之际，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武力呢？

战争从来就是承认失败。让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做无法挽回的事。

在作出选择之前，让我们掂量一下各种行动的后果；让我们审议我们所做各项决定将产生的后果。

事实上，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伊拉克，我们正在坚定地朝彻底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迈进。

我们选择的方法正在发生效力。巴格达提供的资料得到武检人员的核实，正在促进销毁违禁的导弹设备。

我们必须以处理所有其他方案的方式行事——获得资料、核实、销毁。在生物和化学武器方面，我们已经获得有用的资料。关于武检人员提出的问题，伊拉克必须及时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从而使我们可以最确切地了解任何现有的武器库存或方案。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将销毁发现的所有武器部件——一如我们销毁导弹那样，而且我们将了解事情的真相。

关于核武器，巴拉迪先生的发言证实，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即将能够认证，伊拉克的核方案已经解除。

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用武检人员的话说，伊拉克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低于 1991 年，我们可以实现有效地解除该国武装的目标。

让我们保持对巴格达的压力。通过第 1441(2002)号决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立场趋于一致；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展开外交行动——所有这些共同努力正在产生结果。

美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支持了我们的集体决心。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国际社会施加的这种压力是有效的。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压力，实现通过武检活动解除武装的目标。正如欧洲联盟指出，武检活动不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因此，必须加快武检活动的步伐。

因此，今天，法国谨提出三项提议。

第一，我们应该要求武检人员制定解除武装活动的优先秩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向我们提出第1284(1999)号决议规定的工作方案。我们需要立即知道，哪些优先问题是伊拉克必须开展的关键解除武装活动。

第二，我们提议，武检人员应该每三星期提交一次进展报告。这将使伊拉克当局明白，他们绝不能干扰武检人员的活动。

最后，让我们制定一项评估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时间表。第 1284(2002)号决议规定了 120 天的时限。如果武检人员认为可能，我们愿意将这个时限缩短。

军事议程不得左右武检活动的时间表。我们制定了加速时间表。但是，只要武检人员报告，在合作方面有进展，我们就不能发出最后通牒。发出最后通牒就意味着战争。这将剥夺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如果规定数天的期限，那么我们是否仅仅在寻找进行战争的借口呢?

我谨重复一遍：作为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将不允许通过一项授权自动使用武力的决议。

让我们想想世界各地、我们所有国家——从开罗到里约、从阿尔及尔到比勒陀利亚、从罗马到雅加达——人民的不安和期待。事实上，这不仅仅关系到伊拉克命运。

让我们看清事实。我们正在确立解决危机的办法。我们正在选择如何建立我们子孙后代将要生活的世界。

北朝鲜和南亚也是这样，在那里，我们尚未找到持久解决争端的道路。中东也是这样。在暴力行动爆增之际，我们能够继续等待吗？

这些危机有许多根源——有政治根源、宗教根源和经济性根源。其根源深植于动荡的历史之中。有些人可能认为，可以通过武力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法国并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使用武力只能引起愤懑和仇恨，引起不同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这一代人有避免这种冲突的首要责任。

有些人认为，战争是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最快途径，我对这些人的答复是，战争将造成分裂，造成创伤，将需要很长时间愈合。战争将造成多少受害者？造成多少不幸的家庭？

我们不赞成战争的其他目标。难道这是改变巴格达政权问题吗？没有人低估这个独裁政权的残酷性，没有人低估尽一切可能促进人权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是第 1441 (2002)号决议的目标，毫无疑问，武力并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最佳途径。在这个情形以及在其他情形中，武力将造成危险的不稳定局面。

难道这是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吗？战争只会增加恐怖主义，然后我们将面临新一波暴力。有些人希望制造不同文明冲突或不同宗教冲突，我们必须警惕，不要陷入他们的圈套。

最后，难道这是改变中东政治结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在一个已经非常不稳定的地区加重紧张局势。而且，伊拉克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社区和宗教，这增加了该国可能解体造成的危险。

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们要求更多的安全，更多的民主。但是，除武力逻辑外，还有其他的逻辑。还有其他的道路；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们了解，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悲剧发生后，美国人民生活在深度的不安全感之中。对纽约和美国心脏受到的攻击，全世界感同身受。我以我国与美国人民的友谊并以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自由、正义和容恕——的名义指出这一点。

但是，今天，没有任何证据将伊拉克政权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在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之后，这个世界会更安全吗？请允许我指出我国的信念：世界不会更安全。

四月间，我们一致制定了一个武检制度，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保证我们的安全。今天，我们不能接受可能削弱这种安全的冲突，否则我们就是自相矛盾。

不错，我们也希望在全世界加强民主。但是，只有在尊重、分享和认识到真正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命运基础上，在真正全球性的民主制度框架内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框架的核心就是联合国。

我们不要有任何误解。在面对多重和复杂威胁时，并不存在任何唯一的应对办法，但存在唯一的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团结。

今天，我们必须共同为中东建立一个新的未来。让我们不要忘记马德里会议和《奥斯陆协定》等努力带来的巨大希望。让我们不要忘记，就安全和正义而言，中东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认为，与伊拉克一样，中东是一个优先事项。

这要求我们有更大的雄心，要更加大胆。我们应该展望，通过和平改变这个地区，通过采取相互接受的勇敢行为，使不同文明能够重新找回自我，能够获得与其悠久历史和愿望相称的国际威望。

过几天，我们将庄重地以表决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将面对根本性选择：通过战争还是通过和平解除

伊拉克武装。关键选择还包含其它方式。它包含国际社会解决众多或未来危机的能力。伴随它的还有世界的远景，对联合国的作用的看法。

法国因此认为作出这一选择、在此国际民主论坛、在各国人民和世界面前作出有良心的选择，国家或政府首脑必须在纽约的安全理事会再次召集会议。

这样做有利于各方。我们必须重新发现联合国的根本使命：让每一个成员国在伊拉克危机面前承担责任,也共同把握危机中世界的命运从而为我们的未来团结重新开创条件。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法国外交部长对我国和非洲讲的客气话。

我下面请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先生阁下发言。

唐家璇先生（中国）：谢谢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几内亚担任安理会本月的主席，并且祝贺德国外长在担任上个月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也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所作的报告，也感谢他们为履行安理会赋予的职责所做的大量工作。

主席先生，四个月前，安理会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在这里一致通过了 1441（2002）号决议。这项决议的通过，充分体现了安理会关于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心，也如实反映了国际社会希望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意愿。正因如此，决议在世界各国受到了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

毫无疑问，切实落实安理会有关决议，全面、彻底地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值得高兴的是，在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懈努力下，武器核查工作不断拓展和深入。从两机构的今天报告看，144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总体上是好的，是有进展和成效的。诚然，核查进程中也还有问题和困难。这也再次说明核查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相信，只要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走下去，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1441(2002)号决议来之不易。当前形势下，我们既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耐心和智慧。为此，安理会尤其需要保持团结和合作，以利于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地位。我们要求安理会继续给予两机构的核查工作以有力的指导和支持，继续核查、弄清问题，直至其完成 1441(2002)号决议的授权。同时，我们也敦促伊拉克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与核查人员的实质性合作，为政治解决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目前没有理由关闭和平的大门。因此，我们不赞成搞新决议，尤其是含有授权动武内涵的新决议。

伊拉克问题关系到海湾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解决伊拉克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进入 21 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维护和平，走向发展、繁荣的共同任务，也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安宁的国际环境。

万物人至上，万事和为贵。过去几个月来，在这个大厅里，我们已经多次听到了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关于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强烈要求。在这个大厅外，我们也多次听到了各国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正义呼声。安理会的权力来自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来自于各国人民。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这些强烈的要求和呼吁所动。从对历史负责出发，从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强烈呼吁安理会切实行动起来，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坚持不懈实现政治解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中国外交部长对我的国家讲的客气话。

我请智利外交部长索莱达·阿尔韦亚尔·巴伦苏埃拉女士阁下发言。

阿尔韦亚尔·巴伦苏埃拉女士（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也要首先祝贺几内亚担任本月份主席，这是在将要作出重大决定时发生的。我还要祝贺德国上月份出色地处理了我们的事务。

智利出席本次安理会会议再次听取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原

子能机构）的报告。我们以积极姿态出席会议，虽然此时此刻具有关键意义。我们确信我们必须在这里就如何要求伊拉克有效裁减军备取得一致。负责地履行宪章原则的共同意愿将我们团聚在一起，它要求本机构维护

我要感谢汉斯·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介绍了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所开展的视察工作。他们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在各个领域所从事的视察与核查工作。我们高度珍视他们今天在评估伊拉克遵守第 1441（2002）号决议的程度方面所作的贡献。

这两份报告使我们看到，即使在多边进程的这个很晚阶段，伊拉克的合作态度仍然不够。如果将它与第 1441（2002）号决议的明确措辞以及决议中所带有的紧迫感相对比，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合作是不充分的。这一事实令我国深感关切。最近的报告固然显示在具体领域中存在着取得进展的迹象，例如销毁萨穆德 II 型导弹，但尽管它们可能是重要的步骤，我们却不能不得出上述一般性结论。

智利重申需要立即、全面而有效地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紧急呼吁伊拉克按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积极和无条件地与视察人员合作。

在我们本阶段的审议中，我要重申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智利对伊拉克危机的立场就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

多边主义是智利的一项长期关切。正如已经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多边外交应是普遍做法。安理会是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主管机构。我们重申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这一进程中的中心位置。它们的决议必须得到充分遵守。对这些决议的充分遵守对于保障联合国的信誉以及使这个重要机构的决定得到普遍实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支持依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解决危机。这是我们集体协议和决定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我们强调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我们积极寻求达成和平解决危机的各种方式。这是我们历来一贯坚持的一项原则，我们决心继续为此而努力。

我们作为负责达成一项共识的各方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在最近几个月里，智利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为的是帮助作出一项一致的决定，导致伊拉克和平解除武装。因此，我们向五个常任理事国发出了呼吁，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努力在广泛各种不同立场中寻找一个共同点。

为此，我们主张在一个时限内继续进行严格的视察。这将是对第 1441（2002）号决议中所包含的紧迫性的回应。我们还指出，《宪章》第七章所设想的使用武力行动只有在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所有和平手段都已用尽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

在最近几天里，我们注意到出现了较大程度的灵活性，减缓了安理会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所出现的僵硬态度。那种态度的特点是不太愿意进行对话，协调分歧以及敞开谅解与谈判的渠道。智利在这个论坛以及在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当选成员的协商中一再申明，它深信通过团结一致和集体履行责任，我们能够达成协议。

我们所听到的发言使我们相信，现在仍然有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既符合对和平的渴望又能解除武装。我们相信，这个最后的和平机会必须包含依照第 1441（2002）号决议中表达的紧迫感，在明确的时限内，根据具体的要求，加强对伊拉克的视察。伊拉克政权已使本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痛苦，它在政治和道义上有责任实现彻底解除武装。

智利要重申它的和平使命。我国政府和人民渴望在我们帮助在 1945 年建立的联合国框架内找到一个与这一使命相符的解决危机办法。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尽其所能，达成符合全人类所期望的协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智利外交部长对我国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西班牙外交部长安娜·帕拉西奥女士阁下发言。

帕拉西奥女士（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与先前的发言者一道，表示高兴地看到贵国几内亚——以及与几内亚站在一起的非洲——在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处的这一关键时刻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要代表西班牙祝愿你成功而有效地主持我们的工作。

我还要特别强调德国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刻开展的出色工作。

2 月 14 日，我在我一开始发言即指出，同世界各地数千百万公民一样，我只希望能从视察人员那里听到一句话：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完全、无条件和积极地遵守第 1441（2002）号决议。

那天我没有听到这句话，今天也没有。今天，我还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风险。我要代表西班牙对视察人员所做的可贵工作表示敬意。不过，视察人员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具体进展以及萨达姆·侯赛因所作的姿态正使我们偏离国际社会 12 年前所确定的目标，这就是：伊拉克政权必须彻底解除武装。

12 年来我们一直在算着时间。我想问两个问题，我认为它们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是否在履行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所担负的义务？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是怎样一种信息？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查明这方面的威胁，并制定需要采取的回应行动。

我只能说，威胁仍然存在，而萨达姆·侯赛因尚未遵守安理会的决议。这种情况是在第 687（1991）号决议通过 12 年之后，第 1441（2002）号决议通过四个月之后出现的，而且安理会还记得，后一项协议是最后的机会。

可是，12 年之后，我们依然发现自己处于与 1991 年一样的情况。12 年之后，主要的角色不变：萨达姆·侯赛因。12 年之后，威胁不变：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2 年之后，他的态度还是一样：极端藐视国际法，以及分裂我们的明显用意。12 年之后，他的战略还是不变：要欺骗我们。还要持续多久呢？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作出充分、积极和无条件合作的战略决定呢？我担心，我们正面对一个其答案为大家所知、而许多人又宁愿忽略的问题。

如果不发出一个强有力和一致的信息，安理会就会冒着沦为一个展示我们的分歧并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的媒体平台的风险。

通过持续和有系统地歪曲事实，萨达姆正在达到某种极为危险的目的。他已经设法使许多人把安全理事会——国际合法性的保障者——定为侵略者，而将他本人定为受害者。正如墨西哥外交部长刚才如此清楚所言，他已经设法分裂国际社会。他也已经设法颠倒举证的负担，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一项责任推卸给我们。

我们如何会走到这种局面：12 年来，一个独裁者进行战争挑衅，入侵他国，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毒气，践踏所有现有的人权，并藐视法律，他现在正在使安理会的信誉陷于危险。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正在发出什么信息？不可能不认识这样一点：只有最大的压力和实实在在的武力威胁才会对伊拉克政权产生影响作用。让我再次指出，这就是第 1441(2002)号决议以及美国、联合王国和西班牙提出的、很快将要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的基本逻辑。

我欢迎并赞赏检查人员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销毁“萨姆德”导弹。但是，好像魔术一样——由于在该区域部署了 30 万人的军队，突然就出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存在的证据，而在这之前，根本就否认这种方案的存在。换言之，我们突然听说国际法之下所禁的导弹和引擎的存在。这种行为证实了我们的担心。这些武器是存在的。这些武器还没有销毁，能够再次使用。

正如鲍威尔国务卿所说，如果萨达姆·侯赛因以前在隐藏武器时说谎，那么，目前在披露这些武器存在之后他宣称已经销毁了所有剩余武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应当相信他，而不能探测是否存在解除武装的真正意愿呢？

鉴于所有这些问题，安理会应当发出什么信息呢？首先，我们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游戏不会再容忍下去。他在 1991 年没有遵守。他在 1995 年欺骗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将近四年的时间他没有接受检查。而现在，即使第 1441（2002）号决议表明这是最后机会，他再次企图阻止该决议的执行。

安理会也必须指出，我们不能通过行动或不行动来鼓励那些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有系统地违反国际法，而不受惩罚。安理会应当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它非常清楚，即将降临我们的危险比以往更加严重，而且它关系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恐怖主义团体可能使用这种武器、以及利用这种武器和恐怖分子的政治领导人的罪恶行径各种情况交汇在一起。

安全理事会必须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它认为时候已到，再也不能受制于为寻求自己的目的而把我们的和平愿望错误地解释为软弱迹象的那些人。安理会必须清楚地表明，它一向所提倡的不是遏制伊拉克或伊拉克的部分解除武装，而是伊拉克彻底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化学和细菌武器，应当以和平方式这样做，这就需要伊拉克的充分合作。而且如果缺乏这种合作，伊拉克本身将要为各种后果负责。

最后，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世界面前，安理会必须承担其责任，对这种局面作出反应。

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并不是一个需要更多检查人员或更多时间的问题。用一位法国思想家的话来阐述，那仅仅是无能的战略。就核材料和导弹而言，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可能性，即如果该政权不愿意解除武装，甚至不进行积极主动的合作，也可以取得成果。但是，在化学和细菌武器方面，就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一点。特别是在解除化学和细菌武器方面，只有在伊拉克政权有政治意愿的时候，才能实现解除武装。检查人员自然将必须在必要的时间内、以必要的手段继续工作。但是，这一切必须基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解除武装的意愿有根本的改变。迄今，伊拉克还没有表现出愿意解除武装的可信迹象。

我已经听取了这样一些人的发言，他们认为安理会可能通过的决定将造成伊拉克境内的大量生命损失和巨大破坏。他们批评这一点，并认为我们对此负有责任。不对，正是象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其他人通过其战争、侵略、行动和决定对数百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正是象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其他人使用化学武器。正是象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其他人摧毁整个整个的家庭、民族、国家。应当负责任的并不是安全理事会。我们正在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一种安全的和平，它确保伊拉克不会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这些武器不会落入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使用的恐怖主义团体的手里。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抱着错误的希望，就是寻求只会严重破坏安理会信誉和效力、甚至危及我们大家所寻求的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安排。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外交部长对我国和非洲所说的友好的话，以及她的鼓励。

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克·斯特劳议员阁下发言。

斯特劳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也要着重表示赞同你对约施卡·菲舍尔副总理和冈特·普洛伊格大使 2 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出色方式的如此高度赞赏。我还要感谢巴拉迪先生和布利克斯先生所提出的报告，并正式表明我国政府赞赏他们的工作，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的所有人员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所做的工作。

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在我前面发言的我的同事们所说的话。我们都同意，必须彻底解除伊拉克的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必须处理伊拉克未能立即、无条件和积极地与检查人员合作的情况。当我们通过谈判拟定第 1441(2002）号决议时，我们大家都看到这样的证据，即伊拉克曾经并且仍然重大违反。所有 15 个成员投票赞成给伊拉克政权最后一个机会，以履行其义务。

因此，摆在安理会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伊拉克有没有抓住这一解除武装的最后机会？当我聚精会神地听取所有发言时——当然人们有不同的观点——一个事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即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位部长在安理会上说，伊拉克现在充分地、积极地、立即地遵守第 1441（2002）号决议。伊拉克迄今为止没有抓住这一最后机会。如果在本会议厅和外面的任何人对这一结论有任何疑问，那么，我向他们推荐关于悬而未决的伊拉克被禁武器方案的所谓的系列报告。作为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背后的委员会的成员，我已经有幸阅读了该报告。正如布利克斯先生所知道的，我阅读了这份报告的全部 167 页。这是一件煞费苦心的工作，我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发表这份报告。但是，阅读这份报告也令人感到寒心，因为伊拉克在过去 12 年没有一天遵守过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在重要的领域没有积极的合作。结果是，监核视委未能解决自 1998 年以来悬而未决的任何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我马上要回过头来再谈这一点——伊拉克在第 1284（1999）号决议通过之后三年不准核查人员进入，只是在强制行动的威胁下才同意让他们进入，并且企图挫败第 1441(2002）号决议。伊拉克在尽可能多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合作内容上拖拉。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布利克斯先生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伊拉克最近告诉我们，继通过一项关于禁止私人和公司从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工作的总统法令之后，将颁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立法。任何人不应该上当受骗，认为这是一个妥协。1991 年 10 月 2 日责成伊拉克——我这里有安理会的指令——根据国际法颁布立法，做它现在说它打算做的事情。此外，伊拉克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不涉及国家行动，而只是涉及私人和公司的行动。因此，12 年之后，在世界看到伊拉克在世界的鼻子底下发展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发射系统——核系统、生物系统和化学系统——12 年之后，伊拉克仍然拒绝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国家政府当局成员的此类行动属于非法。

这并不是他们需要研究的事情。这并不是他们需要核查人员协助或穿透地面雷达才能办到的事情。这是他们早就在 1991 年 10 月本来可以和应该做到的事情。然而，尽管受到所有压力，他们仍然拒绝这样做。

让我们看一下约谈问题。正如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所通报的那样，伊拉克竭尽全力阻止不受限制的、不录音的约谈。根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一份过去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 3 500 人名单，目前为止在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进行了 12 次私下约谈。我们确实知道，所有这 12 个被约谈者和所有未来的被约谈者事先受到伊拉克政权的威胁和恐吓，并且被告知，他们的交谈被录音。这些被约谈者并没有被要他们带入约谈场所的窃听器和录音机所录音。但是，他们被告知，他们无论如何将被放在录音室墙壁内的窃听器录音。我理解，最有可能掌握最具杀伤力证据的科学家已经被伊拉克安全机构关押起来。没有在伊拉克境外的安全地区进行过任何约谈，没有一次。对被约谈者规定的限制本身就是最确凿的证据，证明萨达姆有东西要隐瞒。

萨默德导弹事件进一步证实了伊拉克的惯用战术。伊拉克少报它非法进口的导弹引擎数字。伊拉克申报了 131 个引擎，却进口了 380 个。伊拉克还虚报该导弹最大射程为 150 公里，但其射程被设计为远远超过这一数字，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伊拉克同意销毁进程——尽管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老谋深算，即它能够以对 29 类未解决的解除武装问题中仅一类问题的部分反应来使安理会感到满意。

尽管对好同事们尊敬之至，但我必须说，正如我认为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备忘录中所建议的那样认为在没有严格的结束日期的情况下继续核查将实现彻底解除武装，如果正如备忘录所承认的那样伊拉克的充分和积极的合作并不会马上出现，这是蔑视经验。该备忘录甚至不是一个遏制方法，因为伊拉克证明能够利用现有的制裁制度，以继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我们通过第 1441(2002）号决议之前，我们对导弹引擎一无所知。我们对在我们鼻子底下违反制裁制度进口的其余东西一无所知。

为了寻求和平解决目前危机的方法，安理会决不能从它在第 1441(2002）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要求后退。我们所需要的是伊拉克作出不可逆转的、战略性的解除武装决定。伊拉克作出的关于把所有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所有有关资料交给核查人员的战略决定（伊拉克在过去 12 年中任何时候本可以和应该提供这些资料）象南非在自由地决定放弃其秘密核方案时所作出的那种战略性决定。

我非常欢迎核查人员所报告的进展。我和我国政府的真诚愿望一直是实现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尽可能以和平手段人道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承认，所通报的进展仅仅是伊拉克必须做的庞大的未完成工作的一小部分。

正如我欢迎我们听到的进展一样，我向安理会说，我们可以从所通报的东西中吸取非常严肃的教训。让我们考虑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现在突然动作频繁，而以前数周没有任何进展？在萨达姆·侯赛因在我们眼皮底下重新武装的数月和数年之前没有任何进展？

并不是我们的政策变了。并不是国际法变了——从一开始就给萨达姆下达了解除武装的最明确的指令。发生变化的只是一样东西：对该政权的压力。布利克斯先生在其开场白中说，这些变化很可能归咎于强大的外界压力。这绝对正确。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发言中大量描述了不结盟运动、欧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和许多其他人的外交压力。我非常欢迎所有这些外交压力。

多米尼克接着指出，美国和联合王国的部队支持了这种压力。我的好朋友，恕我直言，我认为情况正相反。其实所有这种压力 12 年来每天都存在。用布利克斯先生谨慎措辞的话来说，强大的外部压力——坦率地讲——就是20多万美国和联合王国的青年男女的存在，他们愿意为了这一机构即联合国而冒生命危险。

多米尼克还说，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和平解除武装与经过战争解除武装。这是一种虚无的选择。我希望会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就不必进行这种讨论了；我们都能够举手拥护和平解除武装，然后打道回府。我们面对的矛盾之处，在于对一个无赖政权——我们都知道这一政权在过去 12 年中违抗安理会——和平解除武装的唯一方法、能够解除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安理会认为这种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可靠的武力威胁来支持我们的外交活动。

我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但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如何实现这种解除武装不是我们的选择，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选择。但愿这是我们的选择，那就会很容易了；但不幸的是并非如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可能的和有意义的结论：我们需要增加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压力。我们要考验这个人。他本星期表明并不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遵守，他如果这样选择的话则能够速度惊人地采取行动。此外，他完全知道需要做什么。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是这一信息的制造者。伊拉克人不需要汉斯·布利克斯先生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来写出 167 页的法院用问题；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你看他们多么迅速地拿出了 13 000 页的申报，尽管其大部分文不对题。制造进一步的假象可能需要时间，但讲实话只需几秒钟。

我谨想说明一下也是由我的朋友多米尼克提出的自动性的问题。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从没有任何自动性可言；它总是有条件的。我们进入自动使用武力

的局面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也是无视我们对安理会的庄严职责的。尽管有谣言流传，说我们有些人专干自动使用武力的事，然而事实是没有自动使用武力，不应当自动使用武力，以我国政府的名义所作的任何事，都从没有表明是这种情况。

我们所寻求的是萨达姆·侯赛因遵守第 1441（2002）号决议。我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并不是说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能够在几天内完成其所有工作——即能够核查伊拉克解除武装的情况。没有人这样说。我们要说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政权遵守该决议是完全可能的、可实现的和必要的，从而我们大家就不是像今天这样，以发言或沉默而承认萨达姆并未充分遵守决议、并未抓住又一次以及最后一次机会，而是能够谈到相反的情况并庆祝实现了联合国的美好理想和坚持了联合国工作方案的一个中心点——如果必要则以可靠的武力威胁来支持我们的外交活动。

我们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继续承诺探索每一种合理的备选方案以求得和平的结局，并探索安理会协商一致的每一种前景。鉴于这一情况以及我所说的情况，我要告知安理会，我代表我们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西班牙王国、美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请求秘书处散发一份我们提出的修正案，它将为决议通过之后再指定一段时间，让伊拉克抓住最后的机会来解除武装并予以遵守。但安理会必须向伊拉克发出明确的信息，即我们将按照联合国的条件解决这一危机：这就是 4 个月前我们一致通过第 1441（2002）号决议时安理会确定的条件。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大不列颠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大臣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乔治·奇科蒂先生阁下发言。

奇科蒂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并感谢德国在二月份所承担的杰出的主席职务。

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代表安哥拉政府感谢并赞赏首席武器视察员布利克斯先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先生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精神，这些体现在今天上午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之中。

今天，我们正在为建设一个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世界再添一砖。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正认真地注视着这些审议，对安全理事会在完成任务时慎重秉公的能力寄以信任、信念和信心。安理会通过第 1441（2002）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一致认定伊拉克没有遵守先前的决议并认定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此外，这些决议和其他决议多次警告伊拉克：继续违反其义务会造成严重后果。

今天的报告再次证明伊拉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执行第 1441（2002）号决议。我们欢迎这一事态发展。例如摧毁萨姆德二型导弹，以及提供有关生物和化学剂的可靠和可核查的情报。然而，伊拉克政府同这一进程的合作，仍然相对不足。我国代表团认为，伊拉克当局的这一姿态决不是帮助我们完成使命和履行我们的职责。伊拉克的合作实际上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我们应当承认，伊拉克在扩大同视察员的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通常是在同具体的基准和日期联系在一起时发生，意味着塑造了一种加强视察员的范围和探察的模式。在当前情况下，这种努力看来是维持安全理事会的团结和坚持能够导致和平解决危机和使伊拉克人民、整个地区以及全世界免遭武装冲突以及武装冲突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最适当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处理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的方式和安理会的决心，将为我们肩负的推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提出标准的做法。

安哥拉政府同国际社会一样认为，伊拉克政府必须立即解除武装，办法是准许立即、无阻碍、无条件和不受限制地进入各场所和获得与解除武装相关的资料。此外，我国代表团还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一道促请伊拉克在销毁和随后提供被禁止的武器方面扮演更加得力和积极的角色，以便向国际社会证明其确

实已不再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

伊拉克解除武装是国际社会提出的明确和无条件的要求。安理会应明确无误地表明，并向伊拉克当局发出强烈的信号，即：伊拉克不应将我们的辩论看作是不愿采取行动，而是应该看成是有关如何更好地共同行动实现我们有效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共同目标的一场讨论。

我们决心与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一道全面合作和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找出解决我们面临的危机的最适当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国际舆论一直在要求通过和平的方式解除伊拉克的武装。非洲联盟、不结盟运动、阿拉伯联盟和欧洲联盟等组织就使用武力的问题表明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关切。它们并确认和平的解决办法是对伊拉克人民和全世界的最适当的办法。这些都是正当和合法的关切，这些关切不是、也不应被解释为或变成没有意愿采取行动。

最后，我们目前问题的实质不是安全理事会是否无法采取行动贯彻其决定的问题。安理会这一机关在决心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但安理会的责任还包括了运用一切外交和和平的手段实现这种裁军。《联合国宪章》赋予了我们这一义务，我们正在履行这一义务。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安哥拉副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本月第一次公开会议。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你主持我们的审议，特别是主持国际关系史上重要时期里的一次审议，这一审议对于安理会可能产生影响。请相信，喀麦隆代表团将给予你兄弟般的合作。

我还代表我国祝贺德国在担任安理会 2 月份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

最后，我谨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出席我们的会议表示欢迎。

我们今天上午开会讨论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的季度报告（S/2003/232，附件）。委员会的执行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先生以其惯有的口才为我们介绍了这一报告。国际社会无疑一直在以极大的期待等候监核视委提出这一报告，这也是该委员会的第 12 次报告。总的来说，报告注重事实，并且延续了 12 月、1 月和 2 月向安理会提出的进展报告。此外，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在通报时还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对报告的有用的补充，应该有助于开始新的一轮的讨论。为此我们感谢他们。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视察的势头，这一视察在 1998 年受到干扰，现在又在很好的进行中。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布利克斯先生和他在纽约和巴格达的工作班子和巴拉迪先生。

第 1441（2002）号决议当然没有期限，这一决议是实现解除伊拉克的武装的路径图。但这一决议确立了其主要阶段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进程。我们认为，决议并没有规定活动要无限期的进行下去。

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是怎样说的呢？报告指出，在进程和程序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报告还显示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包括从开始销毁导弹和炸弹到规定和程序、面谈和空中检查方面。这些都是由于伊拉克的原因。但报告也明确地强调，“严格地说，在解除武装方面迄今取得的结果是有限的”。（*S/2003/232*，附件，第 *73* 段）

显然，伊拉克当局如果进行更好的合作，是能够实现较快和较实质性的进展的。正如我们和其他发言者先前提到的，视察机制的有效和可靠有赖于巴格达当局的无条件、全面和积极的合作。我们认为，安理会和视察员都赞同我们的这一看法。

在目前阶段，鉴于这一报告和今天又为我们提供的口头通报，喀麦隆认为，伊拉克没有抓住安理会 11

月8日一致通过第1441(2002)号决议时为它提供的最后的机会。

喀麦隆一向赞成和平解决争端。喀麦隆反对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开战，但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喀麦隆有责任和有义务同其他成员一道确保各国全面执行安理会这一机关就无论是关于伊拉克还是就安理会议程上其他冲突作出的各项决定。本着这种精神，喀麦隆确信，应该以务实的精神和决心冷静地处理伊拉克问题。

我们赞成视察。我们仍然认为，视察可以使我们实现第1441(2002)号决议所确立的目标。但我们不认为视察应无限制地进行下去。

我们必须共同以诚意寻求战争和无休止视察的可信替代方法。这方面已经提出一些值得考虑的建议。

我们认为在此关键时刻最为主要的中心问题是使伊拉克当局积极、充分和无条件地合作，这样他们才能看到他们的国家和平而迅速地解除武装；为此只有他们掌握着关键。

正如我们面前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这样的合作，便不可能有得到核查的解除武装。

在我们看来，似乎我们不应继续表现出我们的分歧，而应共同努力，克服我们的分歧和重建我们的团结和凝聚力。这样，我们能够以单一声音、更有力和有信誉的为实现我们所寻求的效力按照伊拉克当局充分同意的第 1441(2002)号决议的要求使伊拉克当局同检查人员积极充分合作。

局势的严重性和需要有效力要求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正如我们在2002年10月所作的那样——通过相互妥协协调我们各自的观点。我们绝对必须在共识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因而安全理事会的团结和效力必须得到保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将得到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也会得到加强。

最后我要敦促伊拉克当局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为了他们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利益，以及为了和平的利益最后非常迅速地表明他们完全愿意并且坚决致力于在第1441(2002)号决议范围内提供合作。

我呼吁全体安理会成员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立场，以必要的坚定性向伊拉克当局表明，如果他们要看到和平解除该国武装，他们便应遵守国际社会各项决定，除此别无他择。

我呼吁安理会成员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使伊拉克最终不错过第 1441(2002)号决议所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

让我们不要成为命运的牺牲品。

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是重要的，甚至是很关键的。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喀麦隆过去曾经说过，今天再次重申——联合国各国人民期望安全理事会成员能够共同努力和采取行动，而不是抱着相互矛盾的目的采取行动。联合国各国人民不希望看到安理会成员在两条平行道上走路；世界上，两条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碰头的。我们各国人民希望看到我们共同向前进。

本着这一精神并充分意识到团结和内聚力这一双重要求，喀麦隆一直在参加，并将继续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安理会有关我们面前的各项提议的协商，以便最终使伊拉克解除武装成为现实。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喀麦隆代表队对我说的客气话。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3月份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你代表几内亚这个友好的国家，而且是因为你在履行其他职责时为安理会的工作已经作出重大贡献。

我愿借此机会还要感谢德国代表团、菲舍尔部长和普洛伊格大使，他们在2月份提供了非常有效的领导。

首先我要感谢巴拉迪先生和布利克斯先生向我们提供的通报。保加利亚当局深入分析了布利克斯向

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他刚刚向我们提供的最新情况是一项有益的补充，并证实了我们自己在认真阅读这份重要文件时所作出的结论。

我还要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巴拉迪先生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工作小组所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对其工作的敬业精神。

布利克斯先生在其报告中对局势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虽然伊拉克当局在检查的程序部分进行了合作——特别是保证了无限制地进入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监督之下的场所——所谓实质性合作仍然不尽人意。伊拉克的态度还有待于改进。鉴于缺乏最终实质性合作，报告正确地得出结论，迄今为止第 1441(2002)号决议的主要目标——使伊拉克解除武装——尚未实现。

布利克斯先生告诉安理会，在解除武装领域所取得的结果迄今为止微不足道。当然，最近几天里，正如他刚刚告诉我们的那样，伊拉克又作出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摧毁 34 枚被禁止的萨姆德二型导弹。保加利亚欢迎这一事态发展。必须持续或者更为迅速地继续摧毁此种导弹。然而，在第 1441(2002)号决议通过三个多月之后，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数量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此类武器被认为不翼而飞，特别是炭疽和 VX 气。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不断向伊拉克施加压力，就不可能取得这些十分宝贵、但不幸的是仍不甚全面的措施。第 1441（2002）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是迄今重大和最有效的外交压力形式。在说了这番话后，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证据：正是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乃至大量美国和英国士兵驻扎伊拉克边界，才使得第 1441（2002）号决议真正具有信誉。尽管武力外交有这种必要和必然的联系，但伊拉克的合作仍不够。伊拉克没有依照第 1441（20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9 段的规定提供立即、无条件和积极的合作。

保加利亚曾在 2003 年 2 月 5 日宣布，伊拉克仍实质性违反第 1441（200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有关决议。我今天非常遗憾地必须重申这个意见。

尽管伊拉克没有真正改变态度，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我们相信，战争是用尽所有外交手段后的最后办法。保加利亚赞同欧洲联盟 2 月 17 日的布鲁塞尔宣言，该宣言阐明“伊拉克政权如继续藐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不利用这个最后机会，就要对后果负完全责任”。

西班牙、美国和联合王国三国代表团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并非同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散发的备忘录(S/2003/214，附件）不一致。实际上，正如欧洲联盟 2003 年 27 日宣言所述，这两份文件都表明视察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备忘录强调必须对伊拉克施加更大压力。保加利亚赞同这种战略，保加利亚一直主张采取这种战略，因为保加利亚认识到伊拉克 2002 年 12 月 7 日的申报不是非常可靠。

鉴于这一事态，我国认为决议草案是向伊拉克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它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有效手段。伊拉克仍在藐视国际社会确保解除其武装的意愿。伊拉克只是迫于压力才装出解除武装的样子。因此，保加利亚准备支持这项决议草案。从逻辑上看，该决议的通过将继续推动安全理事会努力促使伊拉克理解：耐心是有限度的。

我们适当地注意到联合王国代表团刚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修正案。我们将认真地研究这些修正案。我必须指出，这些修正案乍一看符合我国代表团渴望采纳的方针，即谋求安全理事会再次达成协商一致。

对保加利亚来说，安理会的团结仍是必须为维护联合国信誉乃至多边主义而实现的目标，但它也是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手段。在今后几天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外交，特别是多边外交——即富有想象力、具有创新性的大胆外交。安理会成员必须在今后几天加紧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能使今天看来有点太僵死、有点太僵硬的立场更为接近。

这对保加利亚这个古老的欧洲国家和最近重建民主的国家来说关系重大。安理会的团结不仅意味着消除欧洲联盟内部的无益分歧，而且还意味着加强跨大西洋纽带。

保加利亚同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一起向所有安理会成员发出庄严呼吁。让我们为和平解除伊拉克武装再接再厉。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处在危急之中。让我们挺身而出。和平只有通过我们重新团结起来才能有最后的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很高兴看到尊敬的兄弟国家几内亚外交部长主持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历史性、也许也是尽职的本次会议的审议工作。我还愿借此机会就德国上个月担任主席向德国、约施卡·菲舍尔外长和我的朋友京特·普洛伊格大使表示祝贺。

伊拉克是一个兄弟的伊斯兰国家，该国应该是本区域最繁荣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人们悲痛地看到伊拉克人民遭受苦难，他们遭受苦难是因为该国曾对两个友好邻国发动惨痛战争，后来又受到制裁和惩罚。由于伊拉克领导人拒不消除它们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不提供摧毁此类武器的可靠证据，因此这些制裁现已持续十几年。

如果要避免战争，实现和平解决，安理会就必须在本次会议上再次提醒伊拉克，它必须充分和忠实地履行安理会各项决议的规定，消除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伊拉克还必须按照第1441（2002）号决议的要求，在消除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过程中提供积极、立即和无条件合作。这样做符合伊拉克自己的最高利益。伊拉克领导人还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伊拉克人民因这场冲突而遭受苦难。

我们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各自提出报告。他们的评估对安理会判断目前是否实现第1441（2002）号决议和以前历项决议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已在前几份报告中获悉好坏参半的结果——在程序上合作，但在实施问题上的合作远不令人满意。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最近的报告，即第12份进度报告，注意到伊拉克提出新的文件，开始进行私下会面，颁布国家立法和接受空中监视。总的说来，报告注意到，迄今在解除武装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报告提出了这样一个自然的问题，即“为什么不能较早提出目前采取的若干措施”。

但是，在这份报告发表以后，监核视委所要求的摧毁抵抗导弹的进程已经开始。布利克斯先生指出，拆除这些导弹是“真正裁军的最辉煌和最重要的具体证据”。布利克斯先生还描述了29组问题，涉及完成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剩余的任务。我们必须迅速处理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今天得出的结论表明，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恢复了核计划。

不幸的是，安理会内部出现了确保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同的方法，一个方面提倡采取紧急的强制性行动，另一个方面建议加强检查和裁军进程。巴基斯坦认为，即便在目前阶段，通过安理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和同联合国检查人员的协商，能够并必须制定出一个商定的办法。安全理事会的团结是确保和平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成功的最佳保障。

因此，我们期待着今天下午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我们应当确定伊拉克、联合国检查人员和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的措施，这将毫无疑问地确定联合国的检查进程正在起作用，并将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导致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完成关键和有待完成的裁军任务之商定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一旦我们确定了能够可信地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法之后，我们也能够商定一个相对短的时间范围。

我们认为，这个方法要比可能导致早日使用武力的建议更好。当然，我们理解今天在这里再次表示的合理的关切，担心存在着暗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资产或能力，以及减缓促使伊拉克目前进行合作的压力会产生的后果和确保安全理事会决议得到执行的愿望。但是，我们相信，不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立即的威胁。

我们认为，等待的代价远远小于战争的代价。为和平进行可信的停顿将是值得的。正如秘书长说过：“战争始终是人类灾难——只有在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性都尝试过之后才能考虑走这条路。”

安全理事会的职业是和平，不是战争。战争将给伊拉克人民、我们脆弱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原则和法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带来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人民的感情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不结盟国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点。

最后，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关系中必须捍卫平等和非歧视的原则。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求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国际法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求国际社会在处理其他问题和争端时坚持同样的标准。安全理事会为确保解决其他逐渐恶化的危险冲突通过了几项决议，例如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巴勒斯坦的决议。

安全理事会决议也必须得到积极和果断的执行。在第 21 世纪的初期，全球稳定与繁荣的新的结构不能建立在双重标准之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几内亚外交与合作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谨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所作的通报，并再次表示几内亚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本次发言是在特殊的时候进行的。在充满危险和不确定因素的时期，人类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这种情况很可能使人对基本的共同价值产生疑问，这种价值一向规范着国际关系，并且是联合国的基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首要特征就是许多紧张的温床，这些温床的影响合在一起严重损害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正是在这个以相互矛盾的趋势为特点的国际生活的这个特别关键的时刻，我们就棘手的伊拉克问题举行本次公开会议。几乎所有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本会议厅中出席会议证明了我们今天辩论的议题的重要性。

几个月前，为了找到解决伊拉克危机的最后方法——现在国际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在经过紧张的谈判之后，我们安理会通过了第 1441(2002)号决议。从那以来，这项决议的执行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一进展，并希望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以便巩固伊拉克进行的这一初步的积极合作。必须以进一步和更重大的措施来迅速证实这些事实，以便最终重新建立信任，并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共同目标：伊拉克完全和有效的裁军。

自从危机开始以来，几内亚选择以和平方法解除伊拉克的武装，仍然相信，尽管政治解决的机会依然存在，只有当伊拉克当局进行真诚的合作，确保一个有效的检查制度，才能抓住这个机会。

为此目的，巴格达必须对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作出确切的答复，特别是对单方面摧毁的某些生物和化学武器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进一步鼓励科学家和专家根据第 1441(2002)号决议规定的模式在国家内外接受非公开的问话；立即提供所有参加军备计划的科学家的经过更新的名单；并且扩大立法的范围，以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进口和出口。

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有利于伊拉克本身的利益。这特别有利于其人民的利益，他们在目前的制裁之下经受了太多的苦难。如果伊拉克象过去那样犹豫不决，今天看来赞成政治解决的国际社会将不会理解。

在目前的危机情况下，几内亚虽然赞同继续进行检查，但是认为检查不能不定期持续下去。面对我们大家面前的挑战，我们比以往更加坚信，采取团结一致的方法是能够使我们的行动获得必要的权威与合法性的唯一出路。

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能够有效地管理这次危机，这将极大地加强其信誉和影响力。我国代表团在担任主席期间将努力寻求协商一致意见，实现这个目标。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职务。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拉克代表，下面请他发言。

杜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们相信，你的非洲智慧将是安理会在目前困难情形下开展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最佳保证。我还谨感谢德国，感谢它主持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感谢它作出努力，促使安理会审议工作获得成功。

我还感谢布利克斯先生和巴拉迪先生，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的情况介绍。请允许我强调指出，我们将继续主动与他们合作。

伊拉克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它的深刻责任感，基于它对非常困难的国际局势性质的清醒认识，这种国际局势不仅对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而且对整个地区和全世界——包括联合国——都是一种不祥之兆。除少数几个国家外，全世界都希望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继续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

无论安全理事会作出什么决定，尽管国际上官方和公众舆论强烈反对侵略和战争，要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可能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明确显示，安全理事会没有必要通过第二项决议。这种立场要求让武检人员继续开展工作，给予武检人员足够时间，以和平手段完成其任务。

阿拉伯各国的立场也很明确，最近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的立场尤其明确，阿拉伯首脑会议一致反对攻击伊拉克，认为这种攻击将威胁阿拉伯民族安全。首脑会议要求在国际法理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首脑会议确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维护伊拉克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首脑会议还宣布，现在应该是取消对伊拉克各项制裁措施的时候。

拥有116个成员国的不结盟运动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首脑会议谴责采取或威胁采取军事行动，认为这种行动就是侵略，是公然违反不干涉原则。

57 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其他代表最近在多哈举行首脑会议，他们也宣布，他们坚决反对任何侵略伊拉克的行为，认为这将是对所有伊斯兰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此，我谨指出非洲联盟的立场，非洲联盟明确和断然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解决问题。我谨表示赞赏全世界各宗教作出各种努力，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尤其是赞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作出各种努力，主张和平，谴责战争，他认为战争没有任何道义基础，没有合法性。

我代表伊拉克人民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向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西班牙人民——致敬，数百万人民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坚持和平和反对战争的立场。

美国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一道，继续捏造“事实”和“证据”，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他们没有说服国际社会。武检人员已经证明，并不存在这种武器，这些指控是不实的。鲍威尔国务卿说，伊拉克没有作出战略政治决定，表明它决心遵守国际合法决议，决心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请允许我声明，1991 年，伊拉克确实作出了战略决定，销毁自己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委会）在伊拉克开展了八年的活动。1991 年至 1994 年期间，伊拉克向特委会转交了许多这类武器，供其销毁。特委会确实销毁了这些武器。此外，伊拉克于 1991 年夏季单方面销毁了各种武器，其中包括被禁止的生物材料。这就是基本事实。此后，没有发现任何与这些事实相矛盾的证据。

所有被禁止的武器可以归纳为两个范畴：这些武器或者已经申报，或者已经被伊拉克单方面销毁。伊拉克一再被要求申报武器，所有这些申报记载的都是单方面销毁武器的细节和核实情况，除此之外，并无——绝无——其他资料。如果提出指控的人掌握了任何证据，那么他们应该提出证据。

鲍威尔国务卿谈到伊拉克的 VX 方案，事实是，伊拉克并没有 VX 武器可以申报。伊拉克没有任何 VX 战剂可以申报。伊拉克从未生产稳定的 VX，从未使 VX 武器化。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这是错误的。鲍威尔先生不应该仓促作出结论，过去，关于铝管问题以及他关于进口铀的说法，他都仓促作出了结论。今天，安理会从巴拉迪先生口中直接听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今天上午，我听到安理会许多成员在发言中谈到伊拉克的合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提到布利克斯先生两天前在一次新闻招待会上的发言——不是他今天的发言。布利克斯先生在那次记者会上指出，伊拉克正有预见性地提供合作，我强调他使用了“有预见性”一词。他说实地正在进行切实削减军备，并指出伊拉克和检查人员正付出的努力是为实际核查伊拉克单方面销毁其先前被禁方案迈出的步骤。

在被问及伊拉克目前是否构成威胁时，他回答说各方一致认为与 1991 年相比，伊拉克拥有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并且它正受到检查人员非常严密的监视。

有关专访，布利克斯先生指出他的专家已经明确提出这些专访在数据方面提供了重要和有益结果。与此相关，他指出伊拉克提交那些参与销毁违禁方案人员名单的重要性，这肯定有助于对销毁的核查。他补充说他并不同意某些人所说的 1441(2002)号决议是一份裁军决议，而不是核查决议。

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发言以及今天其他一些发言者所讲的都说明存在的混乱。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官员及那些站在他们一旁的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明在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证据。更何况他们也无法隐瞒他们在该地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私下议程安排。

所有这些始于伊拉克占有和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然后他们要求伊拉克接受检查人员返回。他们进而谈及同检查人员的预期合作以及随后要求的提供证据，以证明伊拉克

不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在最近一次会议上集中谈到销毁萨穆德 II 型导弹。讨论然后转移到有人指称的伊拉克一方面销毁这类导弹，另方面又生产新导弹的做法。随后又谈到据称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和政权更换。最后，我们在此间听到的是伊拉克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这是布什总统提出的；尽管早先我们听到的是伊拉克威胁着它的邻国。

这是将问题加以混淆的做法。是试图遮掩美利坚合众国与联合王国有关伊拉克的真实议程。这一议程很简单。目的是全面控制伊拉克原油和对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操纵。这是实施所谓中东新塞克斯-比科计划，即再次划分地区版图。

伊拉克在接受安全理事会决议时是希望从安理会得到正义，它仍然抱有这种希望。新决议草案的提出及最新修订同裁军无关。目的是促使安全理事会采取具有不利后果的行动，不仅对伊拉克，也针对该国际组织的可信性。

我在此要向所有那些反对决议草案的国家表达伊拉克的感激。我要向它们重申，伊拉克将继续坚定地同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有预见性和迅速合作。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尤其在今天担负起历史责任，挫败对伊拉克的侵略并防止以其自身名义犯下的新罪行；它的影响会远远超乎过去世纪的任何罪行。

我在结束时要补充的是对伊拉克的战争将导致破坏，但是它不会发现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道理很简单：除在一些人的想象中，这类武器并不存在。所有那些胁从发起这场战争而在其中并无直接利益者一定会感到非常懊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伊拉克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没有要发言的人了。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请安理会会员下午 5 时继续我们的非正式协商。

下午 2 时 20 分散会